

权力与命运

——入主克里姆林宫者的个人命运

ВЛАСТЬ И СУДЬБА...

索尔·舒尔曼 著
潘海平 高昶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首次披露幕后新闻 镜头对准克里姆林宫首脑
1998年俄罗斯畅销书排行榜独占鳌头

511.2
K835.112
S638
Z:

权力与命运

人主克里姆林宫者的个人命运

索尔·舒尔曼 著
潘海平 高昶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41

© 1998 Автор С. Шульман

© 1999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梁春芳 李相玲
装帧设计：杨群 李栋
版式设计：安璐
责任印制：郭淑杰

权力与命运

Quanli yu Mingyun

——入主克里姆林宫者的个人命运

索尔·舒尔曼 著

潘海平 高昶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 印张 13.25 · 插页 2 · 字数 317 000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317-1152-4/I·1112 定价：20.00元

作者的话

严守机密是克里姆林宫几百年以来的传统。至于说入主克里姆林宫者的私生活，则属天机不可泄露之谜。本书无意高谈什么经院式的研究课题，只不过对这些在俄罗斯和苏联历史转折关头，在宫墙里面执掌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头面人物的个人命运概括地做一番简述。把他们一个个人的遭遇融会在一本书里，这还是一次尝试。笔者认为这可以给读者更多独立思考的余地，使大家能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多灾多难命运中的某种规律性。本书愿奉献给各行各业的所有读者，包括那些以前对历史人物的私生活和命运从不感兴趣的朋友们。

※ ※ ※ ※ ※

作者对协助完成本书写作的友人和同行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要感谢美国“斯图亚特·塔波里·昌”出版协会博通古今的总裁安德烈·斯图亚特先生。我的挚友，作家伊戈尔·盖尔巴赫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是对我的最大帮助。我的老朋友，天才的画家包里斯·茹托夫斯基为本书提供了照片和个人回忆录。向我的好友，艺术史教授包里斯·勃罗茨基和莫斯科建筑博物馆馆长弗拉基米尔·列兹文深表谢忱，因为他们给予我许多建议和帮助。最后还应当深深感谢我的至爱亲朋，是他们忍受了这本书所经历的波折和风险。



前 言

那是在遥远的一一四七年的秋天，俄罗斯大公尤里给毗邻公国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发出一封请柬：“敬请吾兄莅临莫斯科，以期共进佳宴。”尤里大公外号人称“长臂尤里”，因为他擅长干预别人的事，惯于把手伸向别人的领地。这个“佳宴”与当时的酒席相比未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而关于这次宴会的盛况却载入了古俄罗斯的史册，那上面破天荒第一次出现“莫斯科”这个地名。一座土丘，上面建造了一所用木栅栏做围墙的大公庄园，这便是当时的整个莫斯科。于是，这席“佳宴”就成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历史纪元的开端。

当时在欧洲，金碧辉煌的罗马式宫殿一座座拔地而起，巴勒斯坦田野上十字军远征军呼啸而来，一个崭新时代的哲学也应运而生。可是克里姆林宫里的俄罗斯大公依然生活在半截埋在地下的木头房子里，取暖靠烟熏火燎，窗户上钉的是牛尿脬，四周是茂密的森林，其间不时有野兽出没。对这帮在克里姆林宫土丘上欢宴狂饮的衮衮诸公来说，欧洲文明简直是不可思议，望尘莫及。

为了说明建造克里姆林宫的这块土地曾经是何等荒蛮的原野，仅举这样一个故事。就在离这些大公们举行“佳宴”不远的地带，两支军队准备进行一场厮杀。但是最终并没发生任何战事，原因是交战双方在大森林里都迷失了方向，谁也找不到谁，于是不得已各自班师回朝了。



尽管比当时的先进文明落后好几百年，历史依然赋予克里姆林宫以特殊的使命。多少世纪过去了，克里姆林宫已由莽莽森林之中的小小木栅城堡变成俄罗斯的心脏。俄罗斯国家的雏形就在这里产生了，第一个俄国沙皇伊万雷帝宣布登基。若干世纪以来，克里姆林宫在东正教基督徒心目中已上升到“第三个罗马”的位置。它多次在战乱和火灾中焚毁，又一次次重新修造起来。克里姆林宫八百五十年的历史就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缩影，反映了她的命运，代表了她的文化。



1147年莫斯科奠基(油画 亚·瓦斯涅佐夫绘)

许多宏伟的城砦，曾几何时拥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光荏苒，那权力转瞬化为过眼云烟，这座空城随之变成历史的陈迹。我们今天看到的雅典卫城只是古希腊人的城池，凡尔赛宫不过是头戴假发的王公大臣们进进出出的地方而已。世界上惟独有两个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建筑群既属于过去，又属于现在。这便是梵蒂冈和克里姆林宫。只有它们既称得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世界



文化中心，又没有变为死气沉沉的历史陈迹，时至今日仍然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中心。

世界上恐怕找不到其它任何一个民族的中心对其命运的影响，能够比得上克里姆林宫对俄罗斯命运的影响如此深刻。拿破仑占领罗马以后并未进犯梵蒂冈，征服维也纳以后也没有毁坏哈布斯堡皇宫。但是他却曾试图炸毁克里姆林宫。因为他看到这座城堡建筑群体体现着与他交战的人民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位皇帝颇有见地地认为，假使没有克里姆林宫，俄国历史将沿着另外的河床流淌了。

他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难怪历代沙皇的加冕典礼一直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即使迁都彼得堡以后也不例外。因为“克里姆林宫”一词在俄罗斯人的意识里注入了世代相传的机制——专制王权的延续，它是俄罗斯的代码。

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本书限制在克里姆林宫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不打算在这本书里展示克里姆林宫及其政治生活的整个历史画卷。恰恰相反，我们尽量不去触及政治和战争的题目，只想将我国重大历史转折中生活在这座城堡里并主宰过它的关键人物的肖像勾勒出来。如上所述，克里姆林宫的命运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人物的个人品质，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命运被聚焦于一个点上。



莫斯科的奠基人
“长臂尤里”大公



献 词

献给：拿旦·艾尔德曼

他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天才的历史学家和才华横溢的学人。朋友们称他为历史档案索引权威。他的著作能准确无误地阐述史实，睿智远谋，热情奔放，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现代文化的内涵。他笔下的人物，如亚历山大·赫尔岑、伊万·普欣、米哈伊尔·鲁宁、尼古拉·卡拉姆津，都与他心心相印，心心相通……

读者手中这部书是我与拿旦·艾尔德曼一同酝酿，一同构思而成的。他本当是本书的作者之一，然而命运却做了另一种安排……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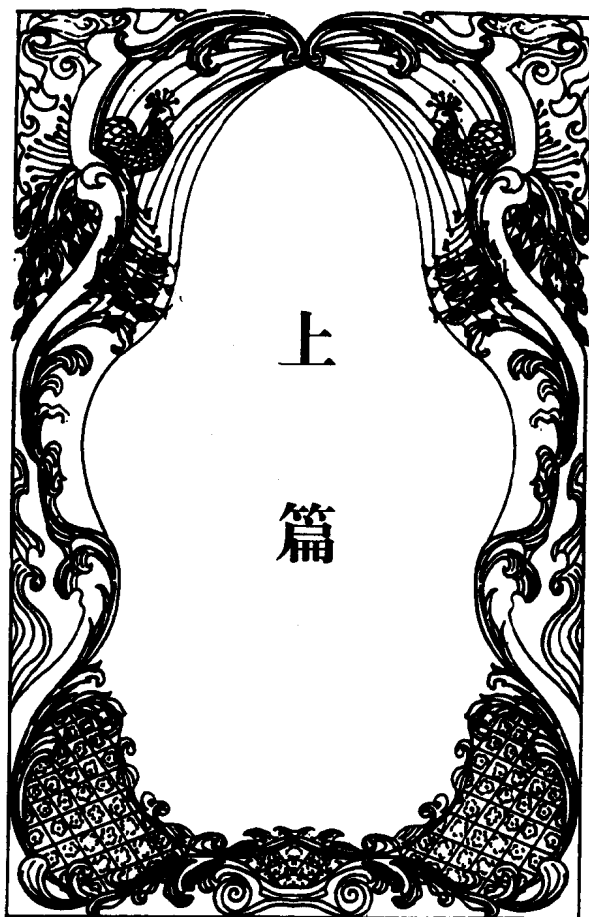
作者的话	1
前 言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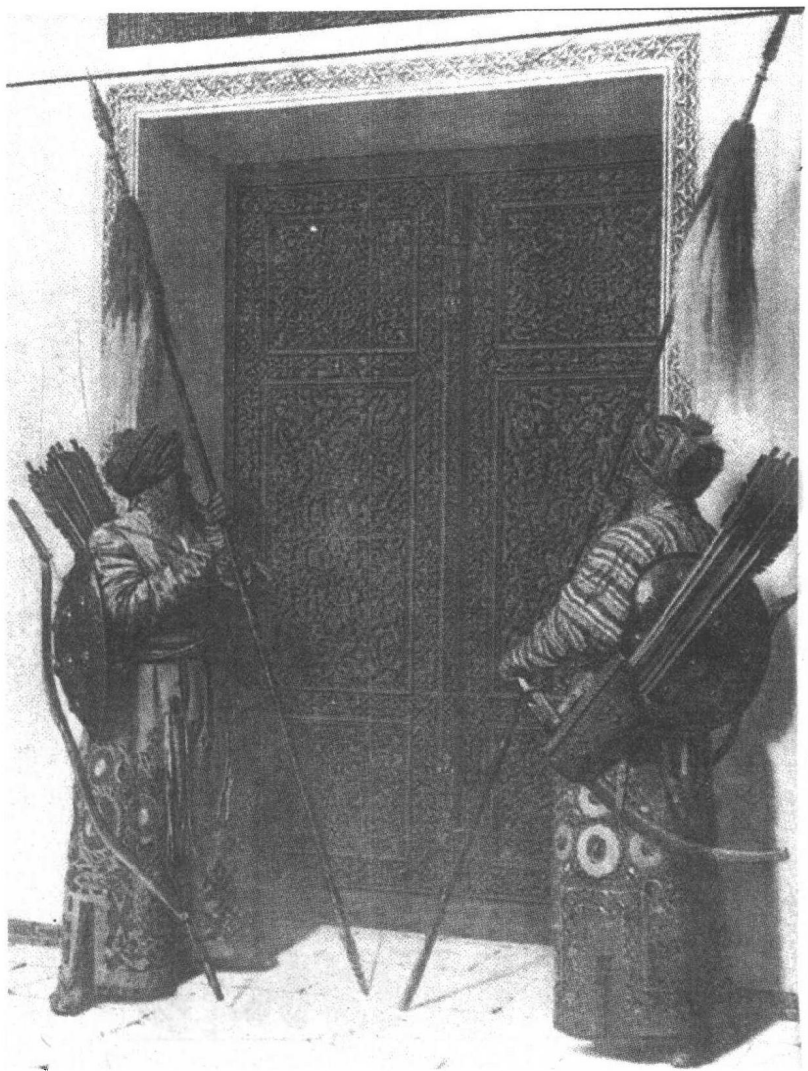
◇ 上 篇 ◇

异族统治下的古俄罗斯	3
久远年代的荒蛮情趣	20
罗曼诺夫王朝的兴起	49
伟大的船长	59

◇ 下 篇 ◇

苦难年代的领袖	78
国家与暴君	108
毁誉参半的改革者	194
没人可崇拜的时代	249
身穿晚礼服的宪兵	287
未见经传的领导人	308
克里姆林宫讲坛上的哈姆雷特	321
摧毁权利的人	359
参考文献目录	410





帖木耳宫门(油画 维列夏根绘)



异族统治下的古俄罗斯

十三世纪在俄罗斯历史上可谓多灾多难的时期。骁勇善战的成吉思汗使所有亚洲游牧部落归顺以后，率领蒙古和鞑靼游牧民族的各个汗国军队，从东方，从亚洲中部，从里海四周的草原，铁蹄扬尘，杀声震天，向俄罗斯扑来。与此同时，浑身披盔戴甲的日耳曼骑士，打着十字军的旗帜，从西方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古俄罗斯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

蒙古征服者有这样一条规矩——敌人若是屈服则可饶恕，若是敢于反抗，则不分老少格杀勿论。古俄罗斯坚决进行抵抗，因此遭到空前残酷的蹂躏。征服者所到之处，居民十个有九个横遭杀戮。对此历史学家做过这样的描述：

“蒙古和鞑靼铁蹄践踏过后的俄罗斯大地呈现出极其恐怖的景象……城市和农村变成一片废墟，尸骨遍野，土地荒芜……几十万人被杀戮，几万人被俘虏押走……活下来的人都觉得生不如死……”

古俄罗斯在蒙古和鞑靼人统治下度过了整整二百四十年（1240～1480）。所有的俄罗斯人，从公爵到农民，都成了可汗的奴隶，而可汗则以俄罗斯土地的“天子”自诩。俄罗斯的公爵们在自己土地上要靠“可汗的恩赐”过活。可汗给他们“封以爵位”，授予权力和加官晋爵。

那个时代赋予有远见的俄罗斯政治家的使命就是避其锋芒，



运用智慧和策略稳定与敌人的关系，千方百计保持国家的生存。以这一使命为己任的人就是诺伏格罗德的公爵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十分清楚，四分五裂、遍体鳞伤的俄罗斯当时绝对无法想象以武力去挣脱蒙古征服者的统治。摆在俄罗斯面前的是另外一条历史道路。而眼下必须屈服于敌人的意志。恰好拔都可汗亲自召见亚历山大公爵，给他“敕封爵位”。

通过拔都行宫之行，通过对蒙古和鞑靼人的观察，亚历山大公爵对他们的性格和制度做了认真的研究。坚不可摧的团结一致，对上无条件的服从，完全无视个人的命运，狂热的崇拜以及对被征服者的残忍——就是这些品质使他们成为强悍的征服者。与此同时，他们对屈从和承认其统治的人又十分耐心，从不欺凌他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甚至还免除教堂和修道院的赋税。他们宣布教堂的器物神圣不可侵犯，对敢于侮蔑东正教信仰者规定处以极刑。

睿智的亚历山大公爵懂得，屈从不仅能够挽救俄罗斯，而且还会给俄罗斯各公爵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俄罗斯公爵们从来没有成为自己公国大权独揽的领主。他们是领主，但不是国君，因为按照古代俄罗斯的传统他们应与叫做“维切”的国民会议共同掌握政权。自从蒙古入侵者到来以后，传统就改变了。对可汗说来，通过屈从的公爵要比通过捉摸不定的国民会议更容易控制被征服的土地。因此可汗尽力加强公爵的权力，削弱国民会议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公爵们和可汗的利益是一致的。每一个被可汗敕封的俄罗斯公爵都跪拜称臣，并从可汗手中获得对其公国的统治权，从而成为大权独揽的领主。渐渐地公爵权力完全取代了古老的“维切”的权力。于是从蒙古征服者那里学来的残暴的君主专制就这样在俄罗斯扎下了根。

公元一二六三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死后留下四个儿子。小儿子丹尼尔当时还是个吃奶的孩子。他分到的遗产是最可怜的



采邑——莫斯科，当时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一三〇三年丹尼尔公爵死后把莫斯科传给他的儿子尤里。一三一五年尤里奉可汗之命前往其汗国首府奥尔达。他在那里住了两年，赢得可汗恩宠，并娶可汗之妹为妻。尤里回到俄罗斯便成为大公，即所有俄罗斯公爵之首，并迁往诺伏格罗德城，把莫斯科让给他的弟弟伊万。伊万以擅长理财著称，外号人称“钱袋子”。

“钱袋子”伊万掌管莫斯科的十八年使莫斯科公国第一次超过其它俄罗斯公国。这不仅因为莫斯科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处在两条航运便利河流交汇点的丘陵之上，可以抵挡外来入侵者的突然进犯，更因为“钱袋子”伊万学会了与可汗搞好关系。

“钱袋子”伊万以前的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就是整个莫斯科，而如今已扩展到宫墙以外广阔的地带，有码头，有集市，有众多的商号。每逢赶集的日子里，四周农村的农民都朝这里涌来，贩卖他们的手制品，满载货物的商船也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驶向这里。莫斯科河上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一直要延续到深秋时节。

俄罗斯的贵族是有权依附任意一个公爵的，哪里生活得更富足更优裕，他们便争往归之。许多贵族眼瞅着莫斯科公国迅速强盛起来，纷纷脱离原先的公爵来投奔莫斯科公爵。他们可以从公爵那里获得土地，条件是必须服兵役。每个贵族都有一帮能上战场的壮丁。到后来就连外族人，包括鞑靼人也开始向莫斯科移居。他们接受东正教就变成俄罗斯人。像鞑靼贵族郅忒家族，移居莫斯科后便成为戈东诺夫家族，日后就从这一家族中产生出包里斯·戈东诺夫沙皇。

一三一四年“钱袋子”伊万逝世前，除了莫斯科外，他还拥有五座城市和一大批农村。遗憾的是这笔丰厚的遗产却留给了一帮无能之辈。其长子席苗恩从一三四一年至一三五三年在莫斯科当公爵，政绩平平，毫无建树。次子伊万二世一三五三年至一三五九年在位，基本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这两个公爵执政时





◀ 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公爵

期，只是靠着其先父的威望和可汗一贯的恩宠，莫斯科的名声才勉强保留下来。

伊万二世的继承人是年仅九岁的德米特里，史称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公爵。这一时期鞑靼和蒙古统治集团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最终使其以往的强大一去不复返。可汗的宝座在相互残杀和宫廷政变中七易其主。鞑靼蒙古汗国开始四分五裂，其中有一半土地被后来的马麦可汗所拥有。

可汗政权的削弱无疑会使俄罗斯土地上的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在大多数俄罗斯公爵支持下，莫斯科公国成了这一运动当仁不让的领导。一三八〇年九月八日，在顿河岸边的库利科沃原野上爆发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抗击蒙古和鞑靼统治的战争，这便是史书所称的“库利科沃战役”。据史书记载，俄罗斯方面集结了十五万兵力，

蒙古鞑靼方面屯有十万之众。起初德米特里公爵不打算横渡顿河到对岸进行交战，而贵族们却极力劝说他率部渡河，那样一来俄罗斯士兵便无后路可退，会拼命厮杀。他们说：“战胜鞑靼人，功劳归公爵您和大家；假如我们被打败，大家一同视死如归！”

这一天早上天气阴沉沉的，后来乌云消散，露出了太阳。鏖战是天近中午打响的。如此激烈的战斗在古俄罗斯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时血雨腥风，尸横遍野，鞑靼人压在俄罗斯人身上，



俄罗斯人压在鞑靼人身上。眼看着俄罗斯军队将要败下阵来的时候，埋伏在敌后的一支部队起到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他们从背后重创鞑靼军队，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就连大腹便便的马麦可汗也落得个抱头鼠窜，连自己的坐骑都丢掉了。

尽管这一战役的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后蒙古和鞑靼人在古俄罗斯的统治又延续了整整一百年，然而这胜利却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俄罗斯人经历一百五十年奴役和屈辱后第一次高昂起头颅。因为这场在顿河上进行的战争是由德米特里公爵指挥的，从此他被誉为“德米特里·顿斯科依”。

对德米特里·顿斯科依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在苏联时代从爱国主义角度考虑，总是报喜不报忧，以至把他升格为民族英雄，为此提出不少论据。但是，有些俄国史学家评价这个人物时，就有所取舍。譬如俄国经典史学家尼·伊·科斯托马罗夫谈及他时就这样写道：

德米特里·顿斯科依的个人品质，根据某些史料看，是善恶参半的：有英明果断的一面，也有优柔寡断的一面；既勇敢善战，又畏葸不前；睿智与固执同在，坦率与阴险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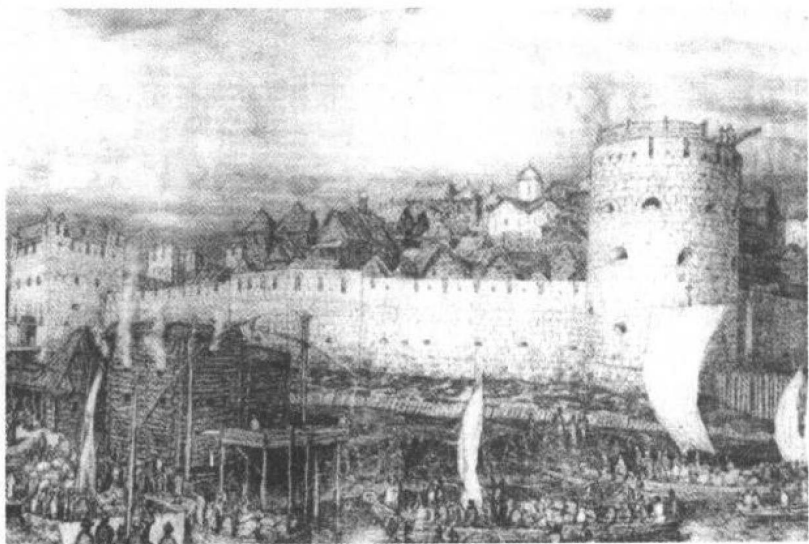
科斯托马罗夫的这一论述显然与古俄罗斯的一部典籍有直接关系，那便是记述库利科沃战役的《马麦鏖战记》一书。尽管科斯托马罗夫本人也指出过，这部书绝不能看做确实可信的历史文献，可他仍然从中撷取某些论点。例如，书中说德米特里在战役开始前命令一名近臣穿上他那件五光十色的大公长袍，而他自已却装扮成一个普通士兵，似乎他要身先士卒。实际上，正像《马麦鏖战记》里所说的那样，他当时就是贪生怕死。穿上他大公长袍的那位近臣在战斗中被打死，而德米特里直到打完仗才在一棵砍倒的树下被找到。他趴在地上，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身上铺盖



着树枝和树叶，浑身上下没擦破一点皮。

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很难说清。历史有它自己出人意料之处，往往按其乖僻去选择英雄人物。然而，无论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大公个人品质是好是坏，库利科沃战役终归是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上直得骄傲的和意义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奠定了俄罗斯摆脱蒙古和鞑靼桎梏的基础，同时也阻挡住他们向西方的扩张。正如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在长诗“斯基福人”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像任人驱使的奴隶，
在不共戴天的蒙古人与欧洲人之间
紧紧地握着强大的盾牌！



德米特里·顿斯科依时代的克里姆林宫(14世纪亚·瓦斯涅佐夫绘)

